

惊悚推理小说

雷越池过

yueguoleichi
彭祖贻 胡雪梅 著

他每一次进入解剖室内心就会惊悚、恐惧
他害怕梦中的情景会在现实中再现

偶然中他被卷入一宗扑朔迷离的杀人案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越过雷池

yueguoleichi

彭祖贻 胡雪梅 著

惊悚推理小说

人民公安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过雷池/彭祖贻, 胡雪梅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81139 - 231 - 9

I. 越… II. ①彭…②胡…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5294 号

越过雷池

YUEGUO LEICHI

彭祖贻 胡雪梅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19.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231 - 9/I · 02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h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越过雷池



- | | |
|------------------|--------------------|
| 引 子 / 1 | 第九章 满腹狐疑 / 159 |
| 第一章 人间蒸发 / 5 | 第十章 又闻凶讯 / 183 |
| 第二章 又见眉间痣 / 21 | 第十一章 疑窦重重 / 201 |
| 第三章 看不懂的老头 / 39 | 第十二章 似梦非梦 / 219 |
| 第四章 生死两茫茫 / 57 | 第十三章 难以置信的狗缘 / 237 |
| 第五章 点睛之笔 / 75 | 第十四章 零下一万度 / 255 |
| 第六章 夏铤现身 / 95 | 第十五章 真相 / 273 |
| 第七章 虚拟世界 / 113 | 第十六章 仙姑山，仙姑洞 / 289 |
| 第八章 被虚拟的世界 / 137 | 第十七章 结局 / 303 |

引子

洪峻从进入桂城医学院当学生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自己的生命错位了。

然而，他却没有能力改变一切。他进桂城医学院是高考分数的结果，他在填志愿时，只是很随意地将桂城医学院填在第四志愿栏中，但结果恰恰是被第四志愿录取。能够从偏远的山区走进桂城这样的中等城市也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再冒险复读一年，也就认了。

不知不觉毕业了，洪峻又稀里糊涂地留校当老师了，从这个过程看，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一晃几年过去了，他不但要给学生上课，而且还要给他们代一门人体解剖课。尽管这是他最不喜欢最不愿意做的事，但还是常常带着学生进入充满福尔马林气息的屋子，去面对那些不再有魂灵的躯体，甚至把它们肢解成若干零部件，而每个部件都是血淋淋的。每一次离开那间屋子，他都会失眠，那些被他肢解过的残缺不全的尸体碎片，总在他脑海里萦回。突然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噩梦，梦中看见躺在解剖台上尸体突然弹坐起来——那是一个面目模糊分不清性别的人，敞着血淋淋的被掏空了的腹腔冲他狰狞地叫喊：痛，我好痛！

从此，他每一次进入解剖室内心就会惊悚、恐惧。他害怕梦中的情景会在真实中再现，而那种景象还真的出现过，还真的将他吓着了——想当然是臆想中的短暂的瞬间的白日梦，还没来得及发生生理反应就消失了。他自己也知道梦境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但又摆脱不了这种心理的干扰。作为医生的他知道这是一种心理性疾病，但他像常人一样讳疾忌医，因为他不愿被人看不起，能做的只是私下里弄些对症的口服药物，悄悄地吞下去。从此，他觉得自己被分裂了。从外表看，他依然是个帅气的有文人气质的甚至多少还有些幽默感的老师，但内心的恐惧和因为职业所造成的怯懦却时不时地冒出来损耗他的精神。

命运的改变很突然，突然得他一点预感都没有。

那天，桂医附属医院理疗科的张怀念医生突然打电话让他去一趟病房。张怀念是他的老师兼同事。洪峻读大四的时候，张怀念当过他们班的辅导员，他对这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一直很好，后来洪峻留校了，他们又成了同事。应该说张怀念是洪峻在医学院的朋友，也是唯一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人，而且只有他才知道洪峻心理上的隐疾。

洪峻到理疗科病房时看到张怀念正在为一个中年人做理疗。洪峻没有打扰他们，站在他们身后静静地看着，一直到张怀念做完手法那中年人起

身戴上眼镜系裤带时，他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桂城的一个大人物——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风度儒雅的常务副市长边城。

边城很和善，微笑地看着洪峻，一边系裤带一边说：“你就是洪老师吧？”

“边市长认识我？”洪峻有些奇怪。

“你不是也认识我吗？”

“我在电视中见过你。”

“刚刚张医生提到你，”边城说，“听说你不想当老师想当警察？”

张怀念说：“洪峻，我把你说的话告诉边市长，边市长还不相信。”

边城说：“我肯定不信。洪老师现在是讲师了吧？再过几年就是副教授、再往后就是教授了，怎么会想到去当警察呢？”

洪峻说：“我确实宁愿当警察也不愿在医学院当老师，张医生了解我。”

边城问：“为什么？”

洪峻说：“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当医生，不喜欢当医学院的老师。”

边城又问：“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医学院？”

洪峻说：“桂城医学院是我的第四志愿，填志愿时随手填的，根本没有想到会被桂医录取。”

“明白了。你要说的是真话，这事好解决。”边城上下打量着洪峻，他高高的个子，五官很端正，蓄着不短不长的头发，外形有些艺术家的气质，“你把头发再剪短些，倒还真像个警察，还是个英俊潇洒的警察。”

张怀念说：“边市长，你就帮洪峻把问题解决了。洪峻，你赶快向边市长正式表个态，机会难得。”

于是洪峻便向边城鞠了一躬，说：“边市长，拜托了。”

这时边城已经系好裤带，走到洪峻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行行行，别多礼了，这事放在我心里了，有结果我就叫张医生转告你，张医生拜托的事，我会认真对待的。”

洪峻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洪峻不想在医学院工作、不想当医生的心思确实对张怀念说过，包括自己感觉到的心理疾病。当时张怀念认为心理疾病既然意识到了就不是问题，是可以通过心理调节再结合药物治疗解决的。张怀念说，你是学医的出身，不在医学院干还能干什么呢？洪峻当时随口说：我宁可当警察也不愿当医生。洪峻这话来自当地的一句俗话：没办法，当警察。他其实并不是真正想当警察，只是表达一种无奈。

桂城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当地最好的一所医院，张怀念是医院理疗科的台柱子，边城与张怀念是老相识，因为边城患有肩周炎，从几年前第一次犯病找过张怀念后他就不再找别人了。张怀念虽是科班出身，但他的推拿手法却是祖传的，堪称绝技。市长也是人，找医生也喜欢找熟悉的信得

过的医术好的。前两天，边城自己开车的时候出事故了——小车在红星路突然方向失灵撞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上，好在人伤得不重，主要是软组织损伤。人住进了桂医的附属医院，主治医生自然就是张怀念了。这天张怀念边给市长做恢复性治疗边聊天，很随意地聊起了洪峻的事，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那一幕。当然，作为老师兼好友的张怀念绝对不会向市长说起洪峻的隐疾。

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洪峻又被张怀念的电话喊到病房去了。这次他到病房看到了公安局的几个人，其中有局长和副局长，他们是去看望住院的常务副市长的。市长很随意地向他们说起了洪峻想当警察的事，副局长李天锐当场就叫好，说是刑警支队的老法医马上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局里正物色接替的人选，能够由医学院的讲师接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洪峻听说让自己去公安局当法医，马上摇头，说：“我离开医学院就是不想跟医字沾边，我要当警察就当那种跟医字不沾边的警察，让我当法医我还不如在医学院。”

边城说：“你以学医的身份进公安局，事情好办一些，他们是作为人才引进，人事部门好处理一些。”

李天锐说：“可以先进来，也不一定马上就当法医，老法医也不是马上就退休，可以先到基层锻炼一段时间，熟悉熟悉公安工作，然后再考虑安排的事也不迟。”

李副局长这话的意思谁都能听得懂，市长开口调个人，办妥就是了，所谓引进人才只是办调动的一个理由。

边城说：“洪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

洪峻说：“行行行。”

局长说：“我回去就交待给政治部，抓紧时间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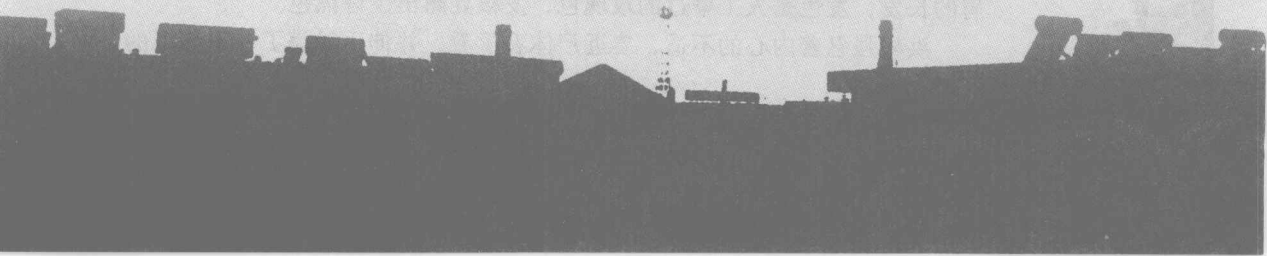
一件在别人身上十分复杂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定了下来。

然而，洪峻万万没想到，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命运改变，却把他卷入了一宗扑朔迷离的奇案。他的卷入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介入，而是一种心灵的牵系，他的生命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多事的充满鬼魅色彩的夏季。

第一章

人间蒸发

越过雷池



日光灯闪忽了几下才亮，灯管有些旧了，发出吱吱的声音。

洪峻带着一群学生进入了解剖室。这是一帮第一次上人体解剖课的学生，大家都紧张，入室后鸦雀无声，这便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这是洪峻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堂人体解剖课。张怀念告诉他公安局的调令就这两天要下达了，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而系里却还蒙在鼓里。

洪峻决定要上好这节课，为自己的第一个职业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他很快就知道自己的这个愿望落空了，那种一直困扰他的惊悚、恐惧感很快就出现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恐怖。

管理解剖室的吴德林师傅指着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一具女尸说：“昨天刚送来的，挺新鲜，是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你们就用她吧。”

洪峻对学生们说：“去，把尸体弄到解剖台上来。”

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没有动手的意思，他们害怕。

洪峻生气了，指着两个大个子男生：“你，你，去抬，都是未来的医生，连个尸体都不敢碰能当好医生？这节课还怎么上？你们不动手难道还要我亲自动手？”

两个男生无奈，仍然你看我我看你，就是不敢动手。

“现在的男生怎么都这样，”一个叫吕甜甜的女生站出来。这是个很泼辣的靓丽女孩，她指着男生的鼻子呵斥，“桂医还有男生吗？你，还有你，你，跟我一起动手！”吕甜甜扯着身边的几个男生走向停放尸体的池子，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尸体从福尔马林溶液池中捞出来。尸体很沉，就在他们跌跌撞撞地抬往解剖台的过程中，日光灯突然熄灭了，解剖室顿时一片漆黑，胆小的女生吓得尖叫起来，“鬼，鬼！”洪峻内心的恐惧感就在这个时候再次出现，一时也不知所措。幸亏老吴师傅还没离开，赶紧跑过去检查日光灯的开关，结果发现是学生们抬尸的时候，尸体摆动的脚趾碰到了墙上的开关。

日光灯闪忽了几下重新亮了，而这个偶然的小插曲却让洪峻陷入了困境，他知道自己今天是绝对不能动手了。于是洪峻指挥学生将尸体安放在解剖台上，将尸体擦干净，然后自己到走廊上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再次回到解剖室时，尸体已经摆放好了，成了学生们目光的聚焦点，而学生们眼中露出的神情也让他感到诧异。

此时的洪峻知道自己不能露怯，老师毕竟是有尊严的。

难怪学生们眼睛流露出的神情让他诧异：白亮的日光灯下，裸露在他面前的尸体是美丽的，死者有一张酷似观音的脸，年龄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但保养得相当好，她的乳峰挺拔，细腰溜肩，肌肤光洁如瓷，如果不是肚皮上隐隐可见的妊娠斑，简直就是一具完美的雕塑艺术品；她蓄着披肩的长发，发色是人工染过的玫瑰色，发根处露出少许黑色。

洪峻强忍着内心的不适，凑近尸体看了看，并伸手触摸了一下死者的

皮肤。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死者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是那种被称之为丹凤眼的构件，但此刻却是毫无神采的僵死的瞪视着天花板，她的眉毛显然是经过精心修饰，左眉靠近眉心处有一颗不太显眼的小红痣，嘴唇有文过的痕迹。她生前肯定是一个极为爱美的女人，她的皮下脂肪不厚也不薄，触之富有弹性。洪峻不禁内心感慨：这是女人中的精品，这是精品中的极品，这是一具会让他永远崇拜的尸体。

洪峻想，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自愿捐献遗体供医学实验用的美丽女人，她的精神世界也应像她的外表一样的美丽。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

毫无疑问，她是陌生的，但在洪峻眼里却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应该是来自自己的灵魂，是感官与魂灵的碰触，是属于前世与来生的那种神秘，是超越于生命之上的宗教层面的东西。他被它感动着也被它折磨着，因为他知道片刻之后这个美丽的躯体将支离破碎，而且他无法也不可能阻止事情的发生，当这种感触清晰地冒出来的时候，他有些支撑不住自己了，他想他是绝对不会拿手术刀划向这具美丽的胴体的。

她会痛！

洪峻被心灵的眩晕感弄得不知所措，但他必须支撑住自己，因为这是学生们的第一次人体解剖课，他不能在学生们的心灵上留下阴影，老师的一举一动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可是，手术刀他是无论如何也拿不起来了。

“大家不要紧张，放松一些，”他强撑着自已，说，“我们面对的只是一具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尸体，你们面对她的心态，应该跟翻阅一本书的心态是一样的，作为医生，你们应该有古人那种临尸而歌，颜色不变的状态。”

“洪老师，什么叫临尸而歌，颜色不变？”吕甜甜问。

“这是庄子讲的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洪峻说，“一个叫子桑户的人死了，孔子派他的学生子贡去协助办理丧事，子贡去的时候，发现子桑户的两个好朋友在尸体旁边，一个弹琴，一个唱歌，子贡上前问：敢问临尸而歌，礼乎？对方报之一笑，子贡回去把所见的情况向孔子作了汇报，表示不解。孔子却对弹琴唱歌的人大加赞扬，说死是对生的一种解脱，就像生瘤子一样，是人的累赘，死就像脓疮溃破一样，让人轻松，因此，对于死亡没有必要悲伤，更没有必要恐惧，以死为乐才是一种大境界。这番话其实是庄子借孔子的口说的，表达的是以死为乐的境界。你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位女性，就是一个生死观非常超脱的人，否则她不会自愿捐献遗体。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我想她已经脱离了这具躯体的灵魂现在一定非常快乐，因为我们现在研究她，解剖她，从而对你们认识生命有所助益，这正是她心灵的愿望，也许此刻她正在天空某一片彩云之中微笑地看

着我们呢。”

“洪老师，你应该教中文，不应该到医学院当老师，”吕甜甜眨着眼睛看着他，目露崇拜之色，“你说话像诗，哲理诗。”

“是吗？我也这样认为呢，”洪峻笑道，“我一直以为我进医学院是误入歧途。”

学生们都没有看出来，此刻外表轻松的洪峻正处在内心的惶恐与挣扎之中，他的人格也分裂了，因为他内心实在无法接受片刻之后，这具引起他灵魂痉挛的身体将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事实。

几名高年级的学生气喘吁吁地进了解剖室：“洪老师，我们来了。”

“来了好，机会很难得的，”洪峻离尸体远了一些，对高年级的学生们说，“平时很难遇到条件这么好的尸体，这次就由你们来对学弟学妹们进行解剖示范，你们自己也多了一次参与人体解剖的机会。”

一位高年级的学生高兴地说：“谢谢老师能想到我们。”

洪峻内心微微轻松了一些——终于不用自己亲手来做这件残忍的事了。

以后的过程在洪峻的印象中变得恍惚了。

当高年级学生手中的手术刀在日光灯下闪动幽幽的金属冷芒时，他的意识已经开始飘忽，他唯一看清楚的是手术刀剖开死者腹腔的过程，当血红的肌肉从刀口处外翻的情景出现时，他同时感到有来自莫名处的炫目的亮光闪动，他一下子迷糊了，隐隐地听到女人的叫喊声：“痛，好痛！”他甚至恍惚看到那裸身的女人痛得从解剖台上坐起来，向他伸出求助的手，他踉跄地后退了几步，撞在刚才向他问话的女生吕甜甜身上。

“洪老师，你怎么啦？”吕甜甜扶住他，关切地问。

“没什么，”洪峻的意识一下子惊醒了，说：“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昨晚失眠了。”

“那你先休息一下，”吕甜甜将他扶出解剖室，让他在门外走廊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你身体是有点不太好，脸色总是白白的，你应该加强锻炼。”

“我没关系的，你进去吧，这个机会挺难得，”洪峻点了一支香烟抽了两口，让情绪平静了一些，“最好自己动手，胆子大一点，机会挺难得的。”

“那我进去了。”吕甜甜关切地看了他一眼，走进了解剖室。

走廊上静悄悄的，解剖室内，学生们说话的声音却渐渐大起来，由窃窃私语到嘈杂。“我们自己来吧，不要打扰洪老师，让他休息，他身体不舒服”，嘈杂中传出吕甜甜的声音。突然，他听到一个女生的叫声，“她肺部怎么是黑的？”“抽烟，这女人抽烟，好像烟瘾还不小。”有人说。显然，解剖刀已经进入到尸体的五脏了。

“痛，好痛！”灵魂深处的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洪峻感到自己的心脏一阵痉挛，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时间在这一刻在他的意识中凝固了。

依稀间，好像走廊尽头的侧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人一直在注视着他，凭感觉，那人是老吴师傅，但他顾不得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突然听到吕甜甜在他身后喊了一声“洪老师”，学生们陆续从解剖室走出来，“完了？”他下意识地站起来问。

“结束了。”吕甜甜告诉他。

“有收获吗？”洪峻问。

“应该是有吧，”吕甜甜说，“我这会儿一时也说不出所以然，脑袋里都是懵的，今晚怕是要做噩梦了。”

“没关系，刚开始都是这样，慢慢就习惯了。你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必须熟悉人体结构，”洪峻安慰对方，“死者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是心肺疾病导致的死亡，”从吕甜甜身后走出了一位高年级学生说，“死者吸烟，肺部有钙化点，右心室肥厚，支气管好像也有毛病，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明白，天太晚了，要不，老师你明天再带我们看看？”

“明天？再说吧，”洪峻探头朝解剖室里看了一眼，最后一名出门的学生正伸手按电灯开关，就在灯光熄灭前的一瞬间，他看到解剖台上那具完整的女尸没有了，美丽的天然的躯体变成一堆血淋淋的尸体碎片。

“怎么不收拾一下？”洪峻有些不高兴了，“对尸体也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

“收拾？怎么收拾？”学生问。

“算了，太晚了，回头我跟老吴师傅打声招呼，让他收拾了，不过你们要记住，一定要树立起尊重尸体的意识，这与一个人的文明素质有关。”

“记住了。”那位高年级的学生说。

洪峻与学生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话，“洪老师，因心肺疾病导致死亡怎么巩膜会有出血点？”有学生问。

“有吗？”

“我看像，”那位高年级学生说，他回头问身边的同学，“你说是吧？”

“那应该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症状吧？”另一位男生说。

“是吗？”洪峻一惊，“时间太晚了，明天再过来看看。”

“那你一定通知我们。”学生说。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洪峻常常为自己在那个瞬间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而后悔万分。这时候他和学生们已经走出了解剖室所在实验大楼的侧门，侧门的外面是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吴德林老师傅住的小屋也在那旁边。洪峻脑子里也冒出过回头再去看看的念头，可就在这时候，门外草坪上突然跑过来一只瘸腿的小狮毛狗，冲着他们汪汪直叫，样子十分凶，吓

得几个女学生直往一边躲闪。洪峻隐隐记得他们来的时候这只小狗就在这儿，还跟着他们一起往大楼里跑，被老吴师傅一脚踢开了。

“这狗是怎么回事？”

“谁家的狗跑到这儿来瞎叫唤？”

“肯定是一只流浪狗，你看，腿都是瘸的。”

同学们议论纷纷，突然，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惊叫一声，小狗咬住了他的裤腿，男生条件反射的飞起一脚，小狮毛狗被踢得腾空飞出几米远，伏在草坪那边再也不敢过来了，哼哼地发出几声哀鸣。

小狮毛狗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洪峻太多的注意，因为他的手机响了，在他掏手机看来电显示的时候，正好从老吴师傅的小屋门前经过，吴德林正坐在小屋的门口一个人美滋滋地端着小酒杯在喝酒，接电话的洪峻打了个手势，回身指了指楼房，意思是解剖已经结束了，让他帮忙收拾一下。

“知道，知道，”吴德林端着小酒杯站起来，“我会收拾的。”

洪峻还想说什么，手机中已经传出张怀念的声音，“洪峻，你在哪儿？”

“刚上完解剖课，”洪峻说，“正出来呢，有事吗？”

“你的调令已经下了知道吗？边市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你明天就可以到公安局报到了，是不是该请我喝一杯啊？”

“得好好让你宰一刀，”说话间，洪峻已经走过了老吴师傅的小屋，好消息使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终于要结束这倒霉的生活了，“你在哪儿？”

“我在学院门口。”

“我马上过来。”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洪峻断了返回解剖室的念头。

仿佛约好了似的，刚接完张怀念的电话，又接到公安局政治部一个姓方的主任打来电话，说是调令已经办好了，让他明天上午到公安局政治部去拿。洪峻连声说谢谢。他一兴奋，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仿佛将积在胸腔多年的福尔马林气息都吐了出来，之后快步向学院门口走去，连本该给吴师傅交待的话也忘了。

学院门口的一家小餐馆里闹哄哄的，在这儿进餐的大多是医学院的学生。洪峻的意思本想找个好一点的地方，好好地吃上一顿，张怀念说都是教书匠，口袋的银子并不多，意思一下就行了，并说这家馆子的酸菜鱼做得不错。于是他们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要了一尾四斤重的胖头鱼煮上，又要了一瓶便宜的五年酿枝江大曲，二人便面对面干上了。

酒杯一端，张怀念说：“这是我们作为同事喝的最后一次酒。”

洪峻说：“同事不做了，但你是我的老师是永远的，朋友也是永远的。这回多亏你帮忙，在医学院再待些时候我恐怕真的会疯掉。”

张怀念说：“没那么严重吧？咱们都是医生，知道自己出问题了，会

自我调节。”

洪峻说：“病就是病，不是想调节就调节得过来的。下午上解剖课时，我差一点失态，那种幻觉又出来了，幸亏我找了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来帮我动手。说实话，下午解剖的那具女尸真的是很完美，我在生活中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她左眉有一颗痣，这儿，”他比划说，“如果再长正一点，简直就是观音像，我下不了刀子，看着学生动刀子，我心里那种病态又冒出来了——”

“打住打住，喝酒就喝酒，别说得倒了胃口。”张怀念制止说。

“那行，我敬你。”洪峻端起杯子跟张怀念碰了一下，很认真地喝了一大口。他不善饮，马上感到胃里火烧火燎的。每次解剖尸体后他都要喝两口，他需要酒精制造的晕眩感帮他入眠，也许潜意识里还想驱赶晦气。

张怀念也喝了一口，说：“你可想清楚了，放着好好的医生、大学老师不当，却去当警察，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洪峻说：“我不会后悔的。”

张怀念说：“当警察也不一定是个好事，要不你干脆到理疗科来跟我学，我家传的那几下功夫混碗饭吃还是很容易的，接触的也都是活人，基本上不见血。”

洪峻看出对方这话说得很真诚，心里有些感动。张怀念是一所著名医科大学毕业的，本来专攻心血管专业，他现在教学还是讲的这个专业，但他赖以成名的却是他家传的推拿按摩。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张怀念是父亲唯一的衣钵传人，他到桂医后无意露过一次家传的绝活，被当时的理疗科的头头看中了，于是就成了理疗科的人，而且名气越来越大。洪峻偶然去他那儿看看，甚至也动过跟他学习推拿按摩的念头，他提过，但张怀念一直没答应，只是偶尔跟他说说经络穴位方面的事，今天张怀念正式提了出来，能感觉是真的想帮他，但调动的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他觉得不大可能走回头路了。

“边市长帮我把事情办了，我是不是该表示一下？”洪峻回避了那个话题，“现在社会上兴这个，别让人家说我们这些教书的人不懂事，秀才的人情纸半张。”

“我也在想这个事呢，不过边市长这人是清官，不讲这个。”张怀念说。

“还真有不吃腥的猫哇？”洪峻说，“我没给人送过礼，真不知道怎么处理。送重了吧，我拿不出，送轻了吧，自己都寒酸，你帮我出出主意。”

张怀念说：“这样，我打个电话，看市长在不在家，如果在呢，咱们随便对付两口就过去，我陪你到超市去买两瓶稍好一点的酒，烟酒不分家，算不上行贿。”

张怀念说完后就伸手向洪峻要手机打电话。洪峻暗暗叹了一口气。像张怀念这样副教授级别的医生，没有手机的恐怕在桂城医学院是绝无仅

有，何况他还是理疗科的业务骨干，收入并不低，但他命不好，甚至可以说是霉运连连。前几年老婆出国，读的是自费，一点家当底子全都花到老婆身上去了，还负了不少债，老婆学成后没回来，而是委托律师与他见面办离婚，外表文弱的张怀念其实是一个很干脆的人，离了就离了，一个人带着儿子过，不想儿子又得了肾病，这些年花钱像流水，最近又听说要换肾了，又得一大笔开支。

张怀念的电话一打就通了，对方接电话的是边城的妻子，一听张怀念自报家门，马上表示欢迎，并说市长在家恭候大驾。洪峻说：“你在边市长眼里还真是个人物。”

张怀念说：“说人物谈不上，他那个肩周炎离不了我就是了，忙得没工夫上医院，打个电话我就去家里了，他们也不外待我。”

洪峻说：“凭你那家传的推拿按摩功夫，自己开个私人诊所比在公办医院干强多了。”

张怀念说：“这事我不是没想过，下不了决心。在医学院干，大小也算个专家级的人物，真干私人诊所，人家拿你当个体户看，感觉上不来，人还总是走习惯的一条道。”

洪峻说：“那也是，不过我这回是彻底改道了。咱们随便喝两口就去吧，别让市长在家里等，改天我再请你。”

洪峻结账时，张怀念指着基本上没怎么动的酸菜鱼叫打包让洪峻带走，洪峻说自己一向吃食堂，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张怀念说那就不客气了。打好包，正巧看到一个熟悉的学生，便让学生把鱼送到他儿子的病房里去，说是让儿子好好补一补。洪峻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酸，一个副教授这样做，多少有点斯文扫地的感觉，但也是生活逼的。

“儿子真要换肾了？”洪峻问。

“也只有这一个方案了，”张怀念说，“准备过几天就做配型，如果我的能配得上，就用我的，能省些钱。”

“钱要是不够就说话，我多少还存了点儿，放着也是放着，银行又没什么利息，炒股买基金那些事我都不会。”

“谢谢，你还没结婚，往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张怀念说。

二人离开餐馆乘出租车去了一家超市。洪峻一咬牙，买了两瓶茅台酒拎上，问张怀念还需要再买点什么，张怀念说这就够分量了。二人接着乘出租车去了边城家。

开门的是边城的妻子薄英，很漂亮的一个女人，虽然是居家打扮，也能感觉出品味。洪峻看着面熟，愣了一下，张怀念说：“认出来了吧？”

洪峻说：“看着面熟，一时想不起来，肯定在哪儿见过。”

张怀念将洪峻的身份作了介绍，薄英伸出手给他握，自我介绍说：“我是薄英，电视台的，只要是桂城人，都应该认得我。”

洪峻这才认出眼前是几乎天天见的桂城电视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不

过平时在电视上见她都是打扮得十分端庄，今天穿的是很随意的家居服装，有些差异。

二人进屋，正在沙发上看报的边城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来，张怀念说：“边市长，洪峻的事办成了，他特意让我领他来登门表示谢意。”

边城看了洪峻手上拎的酒一眼：“来就来了，拎东西干吗？”

洪峻说：“也就是两瓶酒，表示个意思，总不能空手上门。”

边城说：“两瓶酒恐怕得一千多吧，你一个月工资比这也多不了多少，待会儿走的时候给我拎走，我家的规矩，张医生应该是知道的，坐吧。”

洪峻很拘谨地坐下，看了看张怀念，张怀念说：“边市长，拎酒来是我的意思，你替他办成那么大一件事，喝他两瓶酒不为过，刚才我就敲了他一顿酸菜鱼。”

薄英端着两杯茶过来，放在茶几上，说：“张医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说我们家边城欠你多少情啊，给你拎酒没有？”

张怀念说：“拎是没拎，可没少喝，还劳你薄记者亲自下厨。”

正说笑着，一个白净帅气的小伙子从里面房里出来，“妈，我上晚自习去了。”

“早点回来，别又往网吧跑，”薄英应了儿子一句，对洪峻介绍说，“我儿子，边小军。小军，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喊叔叔。”

“叔叔！”说话间，边小军已经在门口换了鞋子出门了，他神情冷淡，对来客看都没看一眼。

“站住，”边城冲着已经走出门的儿子吼了一声，边小军不服气地停下脚步，“怎么讲礼貌还要我教你？”边城说，“跟人打招呼连人都不看一眼是讲礼貌？那叫敷衍！”

边小军站在那儿，气嘟嘟的一动不动。“别难为孩子了，”张怀念打圆场，走到门口冲边小军挥挥手，“小军，你上学去吧，再晚就迟到了。”说着将门关上。

“有二十了吧？”洪峻问，“好帅，跟边市长长得真像，属阳光男孩那种。”

“十八还不满。帅有什么用？像他爸有什么用？”薄英说，“我这儿子是专长个子不长心，除了爱上网，别的都不行，今年高考连二类线都没过，只好让他复读一年。”

张怀念说：“薄记者，这个责任我看在你和边市长身上，你们俩都是事业型的，成天不着家，管小军学习的事就更别提了，我给你们提过多次意见都不起作用。”

“也是，打小我们就很少管他，从幼儿园就上全托，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边城说，“好像有点晚了，年级排名都是倒着数，要赶也来不及了。”